

中篇小说卷

● 主编 / 谢冕

4

中国



百年文学经典

20世纪

「文库」

海天出版社

中国百年文学经典

文库

中篇小说

(4)

1949—1995

主 编：谢 冕

副主编：孟繁华

海天出版社

中国·深圳

策划编辑: 旷 昕
责任编辑: 文 亦 宋 城 班国春
封面设计: 张幼农
责任技编: 卢志贵

本文库作品著作权和使用许可权之取得由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代理

书 名	中国百年文学经典文库·中篇小说卷
编 者	谢 冕 孟繁华
出版发行	海 天 出 版 社
地 址	深圳市彩田路海天综合大厦 电话: (0755) 3371540
印 刷 者	湖南省地质测绘印刷厂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68.375
字 数	1630 (千)
版 次	1996年10月 第1版
印 次	1996年10月 第1次
印 数	1—10000册
I S B N	7—80615—497—3/I·132
定 价	(1—4册) 112.00 元

目 录

郑 义 远 村	1
张贤亮 绿化树	99
阿 城 棋 王	265
贾平凹 天 狗	304
刘 恒 白 涡	356
苏 童 妻妾成群	443
王安忆 乌托邦诗篇	492

郑 义

远 村

—

太阳早已溜山了。太行山的沟沟峁峁，都浮起灰蓝色的暮岚
.....

“咿——哟！‘黑虎’，咿——哟！”一声声高亢的吆喊，在薄暮寂静的山野里回荡。羊户杨万牛一手拎着两只咩咩乱叫的小羊羔，一手拎着羊鞭羊铲向坡上走去。他不时停下脚步，耸一耸披在肩上的光板老羊皮袄，扭头向黑牛河对岸的村落大声吆喝。牧羊狗们不知又到甚地方转悠去了。每天一早一晚，是狗们不必跟羊的“自留”时间。它们在村里东家进，西家出，追鸡撵兔，这阵儿耍得正美气哩！

“丁零零，丁零零……”一群牧羊狗从村里跑出来，悠悠地摇着脖铃，轻快地沿着杨万牛走过的羊肠小路撵上来，一路穿过开满野花的河滩，蹚过清幽幽的黑牛河。初起的夜雾里，依稀闪动着一片白点儿，那是它们涉渡时溅起的水花儿。

跑在最前面的是一只强壮的像小牛犊子大小的黑白花狗“花楞”，大脑袋，宽胸脯，愣头愣脑，浑身是劲。头狗“黑虎”在“花楞”后面懒散而悠闲地跟着，全身漆黑，只有四爪雪白，它个头没“花楞”大，但一双机灵的眼睛，透着拒人千里的冷漠与威

严。后面稍远点，是大黄狗“缺耳朵”和大红狗“老财”。一个得名于身经百战，耳朵都被野狼撕掉半只；一个原是慵懒的护院狗，后改行放羊，好吃懒做不爱动，确乎像个老财主。

“咩——哟，黑虎！”羊户又叫了。缺耳朵和老财都加快步伐，几步撵过黑虎，紧跟在花楞后面。唯有头狗黑虎还不紧不慢地甩着遑步，落在它们后面几丈之遥。

当狗们沿小路没入半山腰上墨黑墨黑的玉茭地后，在杨庄村口通往河边的斜坡上，又出现了一个高大的人影。他一手拎着羊鞭羊铲，一手拎着件烂羊皮袄儿，也是一个下夜羊户。他叫杨番成，是杨万牛的叔伯侄儿，二十几岁；长得敦敦实实，牛高马大，一如杨万牛的打扮，只是泛着青光的光头上箍的那圈羊肚手巾不是白的，而是花的，也不是平平地盘在头顶，而是歪斜得出格儿，右边才箍着半个脑瓢儿，左边竟套住了大半只耳朵。不知哪辈子兴下的习俗，这大山里的后生们，越是剽悍不羁，这头巾便越歪斜，越花哨，越粗大。杨番成不是那号殷实人家，这几年学大寨，政治记工，力没少出，工分没多挣。没钱买几条新手巾来箍，便在大花手巾里裹上两条烂手巾板儿，粗大花哨，倒也十分的精神。一条小白狗摇着轻脆的脖铃声在这壮后生前颠颠地跑，不时回头看主人，瞅瞅跑远了，便在路边站下，摇尾等待。

山区土地分散，东一瓢西一碗地挂在黑牛河两岸的山岭上。坡陡路远，大车道又修不上山，送粪几乎不可能。“种地不上粪，等于瞎胡混。”于是山民们便不叫羊群下山，天黑前赶进待耕的地里，一夜卧在地里屙屎撒尿。第二天大早，把骡子马儿牵上山，地一耕，羊粪便翻到土里。得咧，瞅明年长好庄稼啦！——几百动千年了，人们管这叫“卧地”。羊儿嘴馋，没饱，半夜里总要爬起来偷吃卧场上下堰地里的庄稼；而出没无常的狼、豹又总在暗夜中觊觎着羊群。——卧地，看庄稼，防狼，这便是下夜羊户与狗群

的艰险营生。

把羊群一交代，白日里放羊的羊户们便哼着山曲儿，回村吃饭睡觉去了。卧场上，只剩下杨万牛叔侄和狗们。杨万牛把高粱面饼掰成一块一块的，随手扔给狗。狗们扑起来抢食，凶馋异常。

头狗黑虎早已卧好，它从不有失身分地摇尾乞食。一上卧场，它就跟一位老练的下夜羊户一样，先把地形察看一番，瞅准野兽最易偷袭的路径，静静卧下。杨万牛拿着特意给它留下的一块高粱面饼找来了。它正蜷曲着卧在梯田地堰下的一棵小石榆旁。呀呀，到底是俺黑虎！杨万牛一看它卧的地场，不禁暗自赞叹。“黑虎，起来！”他把饼子放到黑虎面前。黑虎只把头抬起来瞅他一眼，又掉过头，依然枕在前爪上，一动不动。

“吃些啵？黑虎，吃些啵！”他轻轻劝慰道，“还能一些些也不吃？真格肚不饥？快，多少吃些！黑夜里还撵狼狐哩！”

每顿都是这样！——黑虎从不和狗们一起进食，要单给它留，还要羊户们再三劝。给够了头狗面子，它才爬起来慢条斯理地吃上两口。花楞、缺耳朵、老财抢完食后，都围拢来瞅黑虎吃饼，虽说一个个都馋得涎水直淌，但没有敢伸嘴探舌的。

头狗不是队干部研究、羊户头委派的，它是胆气与利齿的选择。黑虎是只没阉过的公狗，虽不如花楞等阉狗那般肥壮，但每一条筋肉，每一滴血，每一个眼神都透着雄性的强悍与蛮傲。没有谁敢与它抢食，更没有谁敢与它厮咬。在坡上放羊，一出一二十里，不免会遇上邻村羊群，有事没事，狗们总要滚战一番，决一雌雄。黑虎却很孤傲的，从不参战。只有当杨庄的狗群吃败仗时，它才慢慢遛过去，截住追兵，冷冷逼视对手。很少有狗能承受住这令人胆寒的眼神儿。前年春，一大群羊，从平川移上山，路过五凤岭。几声叫阵，花楞便引着杨庄的狗们和人家七八条大狗厮咬开了。黑虎还是老规矩，蹲在一旁观战。只是当杨庄的狗群

顶不住，被咬得嗷嗷乱叫，仓皇逃窜时，它才不紧不慢地插过去。山下的头狗是一条正格的狼狗（部队训练军犬时淘汰下来的），尖耳朵，长獠牙，比花楞还高出半头。黑虎截住它冷冷盯它一眼。大狼狗凶凶地咆哮起来。黑虎只好皱起鼻子，龇了龇牙，从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咆哮，以示警告。大狼狗愣怔一下，大约也瞅出了对手的厉害，于是撇开黑虎，向站在它身后的花楞猛扑。就在它闪过黑虎的一瞬间，黑虎凶残异常地一扑，像一条黑色的闪电！狗们还没来得及瞅明白，它已将对手扭翻在地，一口咬住了咽喉……当它满嘴是血地抬头时，其他的狗早就吓得圪夹起尾巴，四蹄翻天地落荒而逃了。黑虎并不追撵，只冷眼瞅瞅蹚过黑牛河狂逃哀嚎的狗群，舔舔自己的伤口，然后踱开懒散的踱步，领上花楞们，朝山顶上自家的羊群跑去。朝天的高高卷起的尾巴，旌旗样地在风中飘……

黑虎并没把杨万牛给的饼子吃完，吃了一半，便站起来往一边溜达。咽了半天涎水的狗们急急扑上来，吵得人心烦。等羊户们抡起鞭子把它们打散，黑虎才不声不响地遛回来，重新蜷曲着卧好，把它湿漉漉的鼻子指向野兽出没的山口……

杨万牛拎来的两只自留羊羔儿早已吃饱了奶水，卧在母羊腿边甜甜睡了。月光下，几百只羊，均匀地卧在刚刚收割了的麦地里，白花花一片。多半已然睡了，还有些在半睡半醒地磨牙反刍。夜已很深，只有小羊羔在睡梦中撒娇的咩咩声和羊儿受了热的咳嗽喷嚏声，不时打破这荡着麦香的寂静。

“嘶——嘶！讨吃鬼，做甚去！”杨万牛用羊铲撮起块土坷垃向远处砸去。几只嘴馋的山羊悄悄离了群，溜到地边地堰上啃草。“哦——啊——”他大声怪叫着，又掷过去几块土坷垃。偷嘴的山羊们急忙跑回来，只有一只大羴羊还不理不睬。杨万牛拎起鞭子，

跑过去狠狠一鞭：“日你的，丢了耳朵咧！”

大羴羊转过身来，一头便把杨万牛抵了个四脚朝天。等他顺手在地里摸了块石头，气急败坏地爬起来时，大羴羊一撅屁股，干脆从高高的地堰上跳到下一块地里，啃起玉茭来。杨万牛把石块举得高高的，但终不敢真砸下去。

“哈哈！羊儿也欺负开你啦？”月儿很亮，番成子瞅得真真的，便在地的一端爽声大笑了。

“今黑夜，这块地不好照看，四处都是庄稼。”杨万牛岔开番成子的话头，自己找台阶下。

“甚的庄稼不庄稼？——说你人吧！大伯，咋就毳儿气成这，连羊也镇服不住咧？”说罢，番成子便抡起羊铲，把一块石子准准地打在羴羊脖颈上。

羴羊蹦了跄，然后扭过头来，斜睨着杨番成，一动不动。这是只新近买来的优种长毛种公羊，长得身高体壮，威风凛凛，一对向后盘起的大角竟有小胳膊粗细。它很快斗败了本地羴羊，成了头羊；自以为是羊群的统治者，不服管教，颇瞧不起羊户们的。此时，地边上所有的羴羊，都昂起头，停止反刍，静静地注视着这一场羊户与头羊的争斗。

“狼狐不吃的东西！”番成子恶狠狠地低骂着，撮起一块不小的石头，准备照大羴羊肚子上来一下，起码打它个三天吃不了草！

其时，杨万牛羊铲一挥，一块土坷垃正正地打在大羴羊高高隆起的鼻梁上。大羴羊一惊，愣怔了。“呔！还不快些！”随着一声断喝，又一块土坷垃打在羴羊鼻梁上，爆起一片土尘。大羴羊一低头，甩着尾巴，一溜烟跑回群。头羊到底被镇服住了。

呀呀，绝了！番成子暗暗叹服了。绵踢踢的个他，还有这一下子？他哪里知道，杨万牛和羊儿说了一辈子山话，自年轻时就使得一手好铲。不能说百步穿杨，也是指东不打西，把手底下的

羊群排治得服服帖帖。有时在村边上放着羊，想回家吃饭了，便把羊铲往庄稼地边上一插，脱下件小衫儿往上一挂，头也不回地便是个走。吃完饭抽完烟回来，羊群还乖乖地卧着，不用说偷吃庄稼，就连窝儿也没挪。日久天长，连那羊铲也成了神物，小衫儿也不用挂，不管往哪儿一戳，没有一只羊敢越界一步！只是他那绵软脾性，使他徒有绝技，连对羊儿也让三分。

杨万牛把羊铲往地上一撂，觉得全身疲软。唉唉，还真老了？年岁渐大，使他心灰意懒，与世无争。若不是番成子那番狗眼瞧人低的话和害怕这小子执气把优种公羊打坏，他断不会露这一手的。

他披着光板老羊皮袄，坐在树棍麻绳绑扎起的简易小马扎上，点了一锅烟。那烟光一闪一闪，把他皱纹纵横的黑脸映得发红，连下巴上那几根稀疏的胡子也变得金黄。一张颧骨突出的瘦长脸，没有特点，没有棱角，正如他绵善疲软的性格。两条微跛的永也伸不直的老寒腿，一双总也睁不大的眯缝眼，两只圆溜溜的招风耳。这一切，都很难使人相信他是个身经百战的老兵。其实，在杨庄，杨万牛是数得着的“老革命”了。土地改革，共产党给他家分了地，他便骑上大牲口，披红挂彩去保卫胜利果实。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当兵吃粮，扛枪打仗。一仗接一仗，一眨巴眼就是几冬几春。那一年，割高粱时节，他回来了，带着一大捧解放战争和入朝作战得的纪念章，带着一双老寒腿和美国炸弹留下的伤疤。爹已下世，小土房上长满了草。相好的姑娘没等住他，嫁了。他撂下背包，爬上五凤岭，到爹爹的坟上坐了坐，回来碾了碾漏雨的土房，磨了磨生锈的镰，支撑起门户，苦熬苦挣。等到两个兄弟都娶了亲，另立起门户，他觉得自己倏然间老了，再不与人们炫耀他的伤疤和那一大捧纪念章。而人们也再不听他那些陈谷子烂糠的故事……

是啊，一切都久远了。生活，就像是一条河，越流越远，越流越慢，越流越平缓。于是那些鲜蹦乱跳的浪花儿和上游长满野花青草的山谷都成了往事。往事是什么？往事犹如一支老山歌，歌词遗忘了，不真切了，但那熟悉的调调总能勾起种种酸一股儿甜一阵儿的回忆。

夜真静。山上，有风，没蚊子。杨万牛郁闷地抽着烟，很想回忆点甚。但脑子里空荡荡的，只有心在一种甘苦难辨的情绪中茫然浮动……

夜，太行山的夏夜，缀着露珠儿，浮着雾霭，沁着草坡和庄稼暗绿色的微香。皎洁的月光下，山岭、梯田、树林影影绰绰，宛若一个甜美而混沌的梦。天地安谧而朦胧。一切都睡了，就连黑牛河的涛声和半山腰上照羊的羊户、狗群，都坠入深沉的睡意中。

黑虎耳尖一抖，微微侧过头。深深的、静静的夜里，一个嘶哑的嗓音，捏着女声，在哼一支哀伤的山歌：

情郎得病在东庄，
打扮打扮探情郎，
背过二爹娘。

怀中揣上四样饼，
袖中纳的是闽姜，
汗巾包冰糖。

不走大路走小路，
恨不得一步进病房，
看看奴情郎……

“嘶——嘶！去哪儿？”番成子铲起一块土坷垃，打回一只离群偷嘴的山羊，拽起就要滑下肩的皮袄，半睡半醒地嘟噜道：“大伯，是又想咱四奎婶啦？等天明了回去，圪搂上好活他一前晌！”

杨万牛半晌没言声，抱着铲棍又忧忧地哼起：

心上呀不好活学上一个唱，
人家呀都说俺们把情妹想……

“咋啦？总唱总唱，又难活甚咧？”杨番成坐得腿脚发木，晃悠悠走过来，递给万牛一根纸烟，又掏出打火机来替他点上。

“唉，刚才一迷糊，梦了个梦……梦见人家给咱养下个大小子，俺把俺妈留下的长命锁给孩挂上了……”

“快不用梦这便宜事！跑黑道儿^①还能留下后根？”番成子挖苦道。

杨万牛没趣地沉默了一会儿，又搭讪道：

“还梦见她病了，浑身冰凉……番成子，你给俺圆圆这梦……天天在一搭，多日子不梦她了……”

“有甚好圆的！不都是反的？病就是没病，冰凉就是热乎乎。——好梦！热被窝等着哩！……嗨嗨，看人家你，不盖居舍有热炕，不要婆姨有女人！你这老光棍可是打美咧！”

“说凉话要闪舌头，番成子。俺们熬挣了大半辈子，至这阵还没个家，锅底抹着黑，不明不白，给人家拉个边套……唉——”杨万牛皱眉皱脸地长叹一声，心被戳点得理不清甜酸苦辣。

杨万牛的话，仿佛又触到番成的心事。这个虎彪彪的大后生，也默然了。二十五、六了，还在打光棍，相好了多年的转英子，只

^① 方言，指男女幽会。

等他攒够了彩礼钱就结婚，可这穷山沟子里，狼狐多，石头多，就是缺个钱！他一气抽完一根烟，把烟屁股奔天上一弹，说：

“大伯，你去刨上些山药蛋、俺去寻柴火。”

“点火？不怕狼狐？这几日可是闹得邪！”杨万牛很是犹豫。一点火，狼看得见人，人看不见狼。

“怕甚！看这星宿，就要退呀！”

篝火，哔哔剥剥燃起了……

这梦！杨万牛不慌不忙地翻烤着山药蛋，细想着叶叶的腰身、眼睛。还不老，她和他都还不算老，还有几年好活哩！甚在哔剥响？拨火的杨树杈着了，喷出两条金黄的小火苗。该买几要杨木窑梁了，叶叶窑儿里总塌土。甚时候帮她把窑梁打起，再抹上一层泥，一层白灰……钱呢？……

黑虎抬起头，瞅瞅星空。满天星宿快退尽了，天快亮了。它又瞅瞅四周，然后把头枕在前爪上，闭上了眼……倏地，它鼻翼微微抽动几下：狼狐？夜风里，夹裹着一丝儿阴森森的腥气儿……狼狐？黑虎一激灵，倦意顿消。它疑惑感地扬起鼻子，在东一股、西一股的风中搜寻，一对圆圆的耳朵紧张竖起，急急地倒换着方向……又一股狼腥气！狼狐！黑虎咬紧牙根，忍着浑身筋肉的抖瑟，霍地站起，悄悄地，没弄出一星儿响动。它想闹清狼在甚方向……

“汪汪汪！”灵醒的老狗缺耳朵头一个大嚎起来。紧接着，花楞也扯开它的粗嗓门嘶哑着疯吼。狗群随即吠叫成一片……

小白狗也闻到一股子毛骨悚然的气味，吓得嗷嗷哀嚎，圪夹起尾巴，一头扎拱到羊肚子底下……

杨万牛惊吓地抬起头，他和番成子正圪蹴在火跟前啃烧山药蛋……

“汪!”头狗黑虎冲炸了窝的狗群大吠。

蓦然,羊群像刀劈般呼啦啦分开:一条狼从高高的地堰顶上扑下来闪进羊群,叼起早就瞅准了的一只羊羔儿,窜到下一块玉茭地里没影了……

花楞离弦箭一般猛撵上去,于是整个狗群狂吠着倾巢出动……

这一切几乎同时发生,仅是一刹那!

黑虎没有走。就在这一刹那间,它已经闻出来:来了不止一条,是俩——它的老对头——一对老杂毛狼。

两个下夜羊户急得站在地堰上怪声吼喊:

“呜——狼狐!呜——狼狐!”

这是老羊户们吓狼的惯技,但近年来这道符早就不灵验了。杨万牛一转身瞅见了正在紧张搜寻的头狗,急得大叫:

“快,黑虎——狼狐,羊儿都衔走了!”

“汪——”黑虎应了一声。它想说:还有条母狼哩!

“狼狐,狼狐!”杨万牛自然没听明白,急得顺手抡了黑虎一鞭,“还不快些撵,在这里转悠个甚咧!”他把窝心火都撒到黑虎身上。

“汪!”黑虎狂叫一声,一龇牙——它从来没受过这气!但狗们扎了根的服从的习惯压住了它的火气,也模糊了它的直觉。它纵身窜进山沟,从另一条路去堵截公狼。

黑虎的身影刚从火光中消失,一条黑影又从堰顶飞窜而下。

“又来一个!又来一个!”杨万牛一瞅,急得嗓子都哑了,“番成子,番成子,快把羊儿拢住!快、快!”

两个急得直跳脚的羊户,拼命甩着炸鞭,把个几百只羊的大羊群拢成了一个结结实实的蛋。这是火烧眉毛时的招数:狼被困在中间,一时是出不来了。

“狼狐在甚地方？在甚地方？”杨番成提起铲棍，想挤进去打狼。

“在那儿——在那儿——”杨万牛忙慌慌地，东一下，西一下乱戳乱点。

“还不快唤黑虎！”番成子一跺脚。

“黑虎，呷——哟！狼狐！狼狐！……”

喊声才落，黑虎已发疯般地窜回来，一头拱进羊群。

外圈的羊，在狼和皮鞭的威胁下，使劲往里靠；贴在母狼身边的羊，拼死往外抗，但纹丝不动，只有浑身乱颤，身不由己地跟母狼挤作一团。母狼明白羊户们一时半会儿寻不见它，便沉稳地向外拱，一阵用獠牙开路，一阵匍伏在羊肚子下钻爬。它终于挤出羊群，叼住一只大绵羊，在朦胧的夜色中，往五凤岭后的大山里飞快遁去。

其时，公狼早已抛了小羊羔，空身子引上狗群打转。晨与夜交接的薄明中，已没有骚乱的犬吠，狗们已经累得喘吁吁了。狗要撵上空身的狼，大抵是毫无指望的。于是公狼便奸猾地引上狗群兜大圈。朦胧中，根本看不清这场激烈的追捕，唯有一串美听的脖铃声时高时低，回旋在黑牛河两岸长满秋庄稼和牧草的洼地上……

……母狼并没下口狠咬，仅用獠牙轻轻衔住绵羊后脖颈，嘴一拽，尾巴一抽，绵羊便只有乖乖地跟上它跑了。羊原本善跑，此刻更是四蹄生风。这母狼遇过黑虎，深知它穷追不舍的智勇，因此不时扯动獠牙，猛抽尾巴。它带着绵羊在山梁上兜大圈，等着公狼甩掉狗群之后赶上来接应，一面也指望搞乱足迹，能稳稳逃脱。

公狼果然撵上来了，但究竟没能甩掉憨勇强健的花楞。而母狼也未能搅乱足迹，摆脱黑虎。于是两条狼便与两条狗在山圪梁

上开始了一场力与智的较量。

黑虎听到花楞的脖铃，叫了一声。花楞高兴得大叫大嚷地斜冲过来，险没把黑虎绊倒。黑虎甩开四腿，尽可能轻松省力地奔跑。开头的紧张已然过去，它现在要让每一个关节，每一条筋肉都轻快、舒展。它晓得狼的耐力。

狼和狗离卧场越来越远，但它们之间的距离却越来越近了。——狼和羊并排跑到底不方便，都很累了。于是母狼松了口，撒腿在前面引路，公狼在后面用牙和胸脯赶羊。吓迷糊了的绵羊只有夹在两条狼当间埋头狂奔。即便羊还没吓懵，不跟狼走，径自乱窜乱逃，狼便撵着羊跑，也有一线希望。但绵羊越跑越慢——公狼咬伤了它的后腿。最后，两条狼心痛地眼瞅着两条狗渐渐追上绵羊，插进它们和羊之间。到口之食被夺走了，两条狼怀着对黑虎的切齿之恨逃进大山。

黑虎并不穷追，它要保住这只羊。它从斜刺里冲过去，用结实的胸轻轻一击，这只仍狂奔不止的绵羊，便被撞倒在地……

星宿已然退尽，太阳还未出山。正东，天上燃起山丹丹花一般红艳的早霞。低矮的天顶下，彩色的云，宛若抖动金鳞的火龙，向群山尽头的天边奔涌。

雾气散了。五凤岭的山圪梁上，渐渐显露出两条狗和一只羊的影儿。黑虎蜷曲着，把嘴埋进腹侧软和的毛里，眯缝着眼，一动不动。花楞一直在起劲地舔着前腿上公狼咬的伤，把凝住的血、草棍、泥土都舔得干干净净的。它专心专意地舔着，不时用眼角斜视那只受伤的绵羊。那羊晃悠悠地立起来，后腿上、脖颈上凝着黑红的血浆。它用三条腿试了几步，钻到一个长满石花的崖底，又抖颤着卧下。一对大凸眼里，露出愚钝畏怯的目光。

黑虎轻轻睁开眼，抬起脑袋，向远处张望。从它伏卧的五凤

岭望去，蓝幽幽的太行山，白亮亮的黑牛河，以及大山凹里的那些小小的山庄窝铺，都清清爽爽。它把前腿并起，把头尽可能低地埋下去，弓起腰来往后一坐，伸了个懒腰，然后在凉悠悠的山风中奋力抖散鬃毛，甩落厮咬中滚上的苍耳子、尘土、草籽。它忽然感觉到鞭疼，心里生起一股吞咽不下的憋屈。自从长大跟羊以来，它还没挨过这打，受过这气哩！

“叭儿，咿——哟！黑虎——”山腰上有人吆喝。人们寻羊来了。

“汪！”花楞急急应道，它听出是杨万牛，尾梢儿还不经意地轻轻摆动。

黑虎转过身，不忙不慌地走了。它不想见他。

“汪？”花楞傻傻地问。

黑虎没有理睬，一口气奔上高高的五凤岭。当人们寻见花楞和绵羊时，它已经变为山巅上一个草籽儿大小的小黑点儿。自那高处，已可望见刚刚出山的太阳。

太阳把它染成金褐色。它眯起眼，一动不动，久久地凝视着，瞅那蛋黄一般黄金金软绵绵的圆球怎样从群山中悠悠升起，又怎样在倏然间变成一个不可逼视的火球。

阳光下，太行山的峰峦沟壑，有如大海的波涛，深蓝浅黛，起伏伏，自由舒展，无边无涯。那些星散的山庄窝铺，像一只只颠簸在浪尖波谷的小船儿……五凤村、凹口村、河底村……再远，小南岭……小南岭？这缀在大山梁上的小村村，使黑虎的心一动。它倏然想起一条漂亮的小母狗，一次已然遗忘的邂逅。

黑妮儿，你在哪儿？

黑虎在山野疾走。它顿然觉着要去找黑妮儿。它模模糊糊感到一种内心深处的骚动，一种无法抵挡的自由的召唤。它一步不停地擦过昨夜的卧场，踱过黑牛河，绕开杨庄，毫无留恋之情。